



病榻憶往—宗陶老人自述（一）

昌彼得 前故宮博物院副院長

前言

民國九十二年，我因糖尿病住進振興醫院，經醫截趾治療，創口又久久不癒，臥床年餘，才開始逐漸癒合。期間雙目一度失明，頭腦渾渾噩噩，一片空虛幾無記憶。九十三秋，歷史博物館黃光男館長打電話給我，說他們館有一計畫，擬訪談十位文教界的前輩，為他們寫傳記。幾天後，他派了一位女同事來看我，姓楊，自稱是師大陳昭珍的學生，要我叫她小真即可。我們約定訪談的內容，以後每二或三週來一次訪問錄音。第五次來我家時，說此計畫未獲得文建會的資助而中輟了。我為了應對她的訪談，努力思索往事，竟一幕一幕的逐漸浮現腦際，訪談雖中止，我仍思索不斷。至我漸能坐起，遂於床邊置几案，將所憶起之事，隨時割記，以備遺忘。

去年七月，我遷家淡水，此地僻靜，適宜老人安息，雖又苦於腎疾，腰腿乏力，不宜行動，而頭腦清明，甚於往昔，乃搜輯五十年來舊作，編次為《蟬菴論著全集》并撰序文一篇，又應故宮月刊之邀，寫悼念秦心波院長文一篇，尚有餘力，乃檢閱舊作割記，並參閱昔年斷斷續續所寫的日記，對我的一生已有一輪廓。今年九月間，書目季刊主編陳仕華先生來看我，談及憶往之事，他概允在季刊逐期撥出部分篇幅，供我連載，既有刊登之處，我就整理著手寫出來。

小人物的傳記，本來令人乏味，但我一人經歷北伐、抗戰、戡亂，來到臺灣已近一甲子，目擊臺灣由貧窮進入小康，再由小康而富庶，又逐漸停滯而衰退，多少與國史有些關連，記錄下

來，或許能供修史者的一條線索，倘若我的學生想替我寫傳記，有若干他們不知道的軼聞趣事，可供參考。我若以說故事的方式來表出，也可供茶餘酒後聊天的資料，只是究竟年紀太老，記憶不太好，有些年代或人名恐有錯誤，則希望讀者們不吝指正。

～九十六年十月宗陶老人昌彼得瑞卿識於淡水小築～

一、身世

朋友們常常很奇怪的問我，說：「老昌，從未見你進過一次教堂，怎麼會有這麼一個洋氣的名字？」，不獨他們奇怪，我自己也奇怪，我並不信教，這個名字竟用了幾十年而未申請更改，說來話並不短，容我細細道來。

我是湖北省孝感縣東楊崗喻昌灣人氏，先代一直以農耕為生，只是耕地不多，無法發展成大家族。我祖父有四子，長子、三子未成家即外出謀生，從此未歸。現今鄂北、豫南一帶倘有昌姓者，可能有他們的後裔。二房留守家業，四房負笈漢口，畢業於基督教博學書院，因英語好，在漢口英商洋行工作，因而定居漢口，家道小康。我是二房所生，行三，大哥少卿，二哥漢卿，我名瑞卿，四弟元卿。四房無子嗣，僅有二女，在我出生後，商得其二哥的同意，將我過繼四房。三歲斷奶後，繼父（即四叔）將我帶來漢口養育。我繼父是一個教會家庭，父母親俱篤信基督教，我來漢口後父親帶我到教堂，請牧師為我施洗禮，牧師並賜我教名為彼得。我上小學是一所倫敦基督教聖公會辦的聖羅以學校，父親為我報名，即用教名，以後升學，因證書關係，一直沿



用未改。

受嬰兒洗，因非自由意志，並不代表我信教，所以也不能說我叛教。我是無神論，若說我的信仰，倒是偏向我國儒教——孔孟之教。何以我後來未申請改名，有三點理由：一、名字僅代表某一個人，並無特殊的意義，無論叫阿貓阿狗叫習慣了都是一樣。昌是希姓，名字又洋化，我相信全世界的華人，與我同姓名的，恐怕找不出第二個，因為特別，找我容易。我記得初到臺灣，住在臺中市振興路。一天，突然郵差送來一封南京中館轉的信，是我的一位長輩寄的，他不知道我來了臺灣，中館只在信封上加寫轉臺灣三字。我問信差怎麼找到我的，他說你的姓名特別，稍稍查問就找到了。當時我很佩服臺灣郵政的有效率，但也是我姓名特殊的緣故。二、可以作為應付傳教士的擋箭牌。民國五十五年我搬家到臺北，住在士林，這時候大概宗教的活動很盛，經常有各種傳教士上門來傳教，無論是佛、道、基督、天主教、摩門教、聚會所等等，我只要亮出我的身分證，向他們說「隔教」二字，他們都知難而退，省卻許多唇舌。三、因為名字特別，迫使我不敢作壞事，因為無法混跡人群之中不被發覺，只有勉力向善，既然好處多多，也就落得省去申請改名的麻煩了。朋友們！你現在知道我為什麼叫「彼得」了吧！

二、童年

只要看到我趕著從娘胎跑出來看最熱鬧的元宵花燈，就知道我是貪玩的人了。在鄉間時我太小，玩伴也少，如何玩，我不記得。到了漢口以後住在模範區德潤里，此里弄有百來戶，小孩眾多，不愁沒有玩伴。清早起來，吃過早餐後，只要在巷子裡走一趟，高聲唱著：「娃（漢口音念牙）們娃們出來玩，莫在家裡打皮寒」，自然就有小孩跑出來了。或是你尚未出門，聽到了這種聲音，也會迫不及待的跑出去了。那時候還沒有幼稚園，在巷子裡玩，沒有車輛行駛，非常安全，大人也就放心。此時的小孩在無拘無束的環境下，都能順其性向來發展。小孩的遊戲種類很多，諸

如跳房子、踢毽子、打彈珠、踢小皮球、官兵捉強盜、捉迷藏，春節前後，分邊放冲天炮作戰等等。打彈珠我是高手，在里弄無敵手，有時候還跑到鄰近的里弄挑戰，每天我總可以贏到好幾十粒彈球，可換十二個銅板，就可以多租些連環圖書看。

連環圖畫娃娃書，是一種石印的小本書，下為圖書上有文字說明，這種租書攤大概每個里弄就有一個，一個銅板可看兩本。每個星期天，我父母親必帶我到教堂作禮拜，必先給我兩個銅板作為捐獻之用。牧師證道完畢，最後一句話必定是「施比受更為有福」，在我聽來總好像是「施與受一樣有福」，所以收捐獻時，我必定捐一個銅板，留一個銅板，既施又受應該是更有福了，何況一個銅板可以租兩本娃娃書呢！我的零用錢，打彈珠贏的錢，大都是用在租娃娃書上，所以我是租書攤的大主顧，跟老板混得很熟，後來可以租回家晚上看。我喜歡看歷史演義故事，從武王伐紂、東周列國志、楚漢相爭、班超平定西域、三國演義、五胡十六國、隋唐演義、西遊記……一直到八國聯軍等等，我都看過。看不懂的，認不得的，我就請教家裡的管帳先生袁哥哥，所以我未上學就已認得不少字，後來唸歷史系，恐怕也有關係。我離開漢口後，就沒有再見到石印本的連環圖畫娃娃書，其實這種小書在兒童教育方面，很具有功效。

袁哥哥也是孝感人，與我家或有點親戚關係，所以父親要我喊他「袁哥哥」。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，德英兩租界相繼收回，英商紛紛結束洋行的生意回國，我父親也失去了洋行的買辦工作，他轉而研究中國醫藥，發展製成一種藥水，名曰昌明濟眾水，行銷湖北各地，家中掛牌，名中興大藥房，是一種小規模的家庭工業。另外在郊區設了一個鹽酸廠，因很遠，我未去過。當時家中請了一位管帳先生，一位打雜兼煮飯的師父，兩、三個十來歲的學徒，忙的時候，我母親與我也幫忙藥水裝瓶、包裝等工作。這種藥水當時與廣東施德之濟眾水齊名，醫療功效甚廣。袁哥哥很會講故事，特別是狐鬼的故事，說是他



家鄉的事情，有名有姓，好像是真實的事情，至於是否真實，我也不敢講。每逢寒天冬月，晚間無法出門，小徒弟們都纏著他講故事，買二兩燒酒，一包花生，圍著方桌，下設一個火盆取暖，大家聽得津津有味。常常聽得毛骨悚然，我就爬上桌子，坐在中央，甚至不敢上廁所。狐鬼之說，世上是否真有其事，誰也不敢肯定，甚至孔老夫子也不說。我曾聽到兩件怪異之事，一件是我們里弄大門口開設一個固定的水果攤，有一陣水果攤未營業，說是老板去世了，停靈在家尚未安葬，兩天後他突然還陽了，說是判官查生死簿，他的陽壽未終，是牛頭馬面抓錯了，所以放他還陽，就像小說中所說的情景一樣。另一件是我們里弄的左邊的一條街，巷子有鐵柵欄隔阻，但手可以伸出取物，此柵欄外每晚有一挑擔小販賣元宵供過往遊人及巷內住戶購買。突然有很多天擔販未來，說是遇到鬼，生了多天的病。那條街通往北邊幾百公尺，穿過鐵路是以前的刑場，常常有鬧鬼的傳聞，小販有天收擔，發現所收的錢中雜有冥間紙幣，受了驚嚇而生病。等他病癒再作生意，他備了一個水桶貯水，凡顧客付錢請他們投入水桶中，凡浮起的即是冥幣。他可分別誰是鬼，誰是人。這兩起故事，都是小徒弟娃打聽來轉告我的，應該不是他們造的。後來這條街蓋了一所教堂，鬧鬼的傳言就少了。

我伯父（即生父）每年農閒時即到漢口來看我，一住就一、兩個月。我伯母是小腳，從家到火車站有三十華里，沒有公車，須得步行，所以她很少來。伯父老人家來我最高興，因為我的零用錢可多些。他來，我母親常邀鄰居陪他打紙牌，贏了錢，我又可以吃紅。他常常帶我去看戲，我的興趣並不大，除了武打戲或猴兒戲，鑼鼓敲得震天的響，我還能聚精會神看，唱工戲我只有眯眼睡覺了。最高興是帶我去遊樂場，那裡的玩意兒多，可以盡情的玩。遊樂場內有一處露天電影，那時的電影尚是無聲的，對話用旁邊的布幕打出來。我印象最深刻的，是有一次去玩時，正演江湖奇俠傳，紅姑放飛劍大戰甘瘤子，看得最過癮，連看兩場還捨不得走。伯父有時跑

澡堂，漢口澡堂的池子比臺北大多了，在其中可以戲水，洗完澡睡一覺後再回家，真是一種享受，讓我有後來上澡堂的習慣。我父親雖然很嚴肅，我相當的畏懼，但他事情忙，應酬也多，在家的時間少，很少管我，我的童年就這樣在無拘無束，順性發展中愉快的度過。

三、入學

我入學唸書比較一般兒稍遲，北伐後一年九歲時，父親始送我跟隨二姐就讀她念的聖羅以學校。此校是倫敦聖公會辦的教會學校，父親即以教名報名，從此教名就正式成為我的學名，二姐念中學，我讀小學二年級。此校完全採英國式教育，以英語、基督教義為主。所以小時候還能講英語，進了公立中學，教學以文法為主，說的能力反而退步了。既不能聽，也不敢講。學校的活動，大都是宗教性的，我被選入唱詩班，經常練唱聖詩，每年的聖誕節，必演耶穌誕生馬槽的故事，千篇一律，我感到有點乏味。

二十年的夏天，漢口淹了一次大水，漢水流域上流沖下來的洪峰，衝決了張公堤，大水流入了漢口，幾天後，漢口大部分地區成為澤國，大姐把父母及二姐接住她家，她家在日租界，地勢稍高，且居屋為四樓洋房，不慮水淹。我與袁哥哥等人留守，遷住樓上。大姐夫送了一支木划子，作為交通工具，備外出採買糧食菜蔬之用，水淹最深時有六、七尺，出入須從樓上窗戶用繩梯出入，我小孩覺得很好玩，雖不敢下水，但經常以划子出遊，用舊蚊帳作成漁網，撈魚蝦，既好玩，小魚蝦用麵粉調和油炸，還可以佐餐，相當美味。此時天熱，晚間多在曬臺納涼，我欽佩袁哥哥的博學，他不僅會講故事，也會看天象，教我看哪三顆是南極星，哪七顆是北斗星，最明亮是太白金星，較晦暗的兩顆是牛郎織女星，每年七月初七會交會在一起，成了鵲橋相會的傳說。還有好些星名，我現在都不記得了。他預期第二天的晴雨，似乎比現在氣象的預測，還要準確些。他還喜歡做化學試驗，調製雪花膏（即面霜，及各式香皂），成本很輕，作成後總叫試驗，



提供意見。他後來離開了，不知是否開化粧品工廠去了？他走了後，父親叫我鄉下漢卿二哥來漢口管帳。二哥在鄉下唸了幾年私塾，寫得一手好字，父親要我教我習字，但總是寫不好，不知是缺乏天份，或是不專心。

二十一年我唸完初小四年級，二姐中學畢業，她即輟學在家，不久就出嫁了。那時的人結婚比較早，女孩十五、六歲，就不斷的有媒婆上門，所謂二八佳人，過了二十歲還嫁不出去，就是老小姐，就只有做填房，不可能做元配，男孩的婚期大概在十七、八歲。二姐不念聖羅以，我也就轉校到市立五小讀五年級，公立學校的課程與教會學校差異很大，不相銜接，所以我的成績很爛，兩年後幾乎畢不了業，畢業考時難得有一、兩門及格，虧得級任老師叫我到他辦公室指導我增改考卷才勉強畢業的。我不知道是否老師不希望他的學生有留級的，或者是不想把我這個頑皮學生留在學校，而逐出校外。

四、初中四年

小學畢業後，就要投考中學，漢口的公立學校中學僅有市立一中一所，兩年後才增建二中。我這種成績想考進公立學校，當然是奢望，還好，祖上有德，發榜時居然榜上有名，只是列在備取行列中，在正取的學生中有少數同時也考取了武昌省中，就放棄了市中而由備取生來遞補。我居然接到了通知可以遞補。我猜想可能是父親運用點關係，父親與一中的訓導主任熟識，所以在學校我很怕訓導主任。中學好玩多了，有寬闊的體育場，可以踢小皮球或足球，也有籃球場及各種運動設備如跳遠、跳高、撐竿跳等等。我也學會了抽煙、賭錢。升到初二時，那次學期考試，我依然使用從高小以來一貫的作弊方法，花了幾個夜晚寫的夾帶、小抄，結果全沒有使用上，因為各科題目太簡單了。假如把作夾帶的時間拿來溫習功課，應該可以拿個及格分數，而我竟幾科不及格而留級了。這一次對我的刺激太大了，使我從此知道作弊並不可恃，讀書還是需要用力才是可靠的。好在這一年我生了一次傷寒，病了一

個多月，因此父親對我的留級並未嚴厲的責罰。重讀二年級時，我用功多了。這一年的留級，對我的一生有重大的影響。假若升學順利的話，我應該在二十六年初中畢業，那時抗日戰爭尚未發生，照我母親的期望，她希望我初中畢業投考郵務佐，在她的眼中，這是一個鐵飯碗，郵務佐月薪35元，每年還可加薪，七、八年後可以升到郵務員，60元起薪，前途無量，她老來有靠，常以親朋鄰居有小孩考取郵務佐的來激勵遊說我，憑我當時英文及中外地理的實力，考取的機會很大。假若如此，第二步她就要討媳婦了。若如此發展，第二年戰爭發生，會是怎麼樣的情形，就完全無法預料了。我是相當相信命運的，我覺得冥冥中有一個主宰在導引你，只要你不作虧心事，不存害人之心，它會導引你逢凶化吉，遇難呈祥。這一年的留級，對我來說並不是壞事，不但改變了我讀書的態度，也開拓了我未來的前途。

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蔣委員長西安脫險返京，全國民眾歡欣欲狂，紛放鞭炮慶賀，各省捐獻飛機救國。這種種的行動，看在日本軍閥眼裡，認為假以時日，中國必定強大，乃發動挑釁，二十六年七月七日，在河北蘆溝橋以搜尋日本士兵為名，挑起了戰爭，接著進攻上海、南京，委員長昭示全國軍民奮起長期抗戰。日軍佔領南京後，下一步進攻的目標則是武漢。自二十七年始，日本空軍不斷轟炸武漢，目標是武昌南湖機場及漢陽的兵工廠及鋼鐵廠，但投彈不準，往往落在漢口沿漢水一帶。空襲時，我不願躲入防空洞或大建築物的地下室，在學校時都跑到北郊的曠野，躲在大樹背後看空戰。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下午，我有眼福，看到了一場精彩的空戰，敵我的飛機在天空上下翻飛，機槍之聲不絕於耳，俄而看到日本飛機下墜，飛行員跳傘逃生，最後我國飛機編隊繞行漢口市，以示勝利。日本來襲的飛機全軍覆沒，這是中國空軍史上最著名的戰役。我也看到另一場的空戰，那是四月三十日的晚間，日機來襲，我到家裡晒臺上觀看，看到探照燈照射，兩股強烈的燈光交叉鎖定一架轟炸機，高射砲轟隆一聲，將該機擊落，那



是他們的領隊機，頓時機群大亂，據說這次日機損失慘重。

抗戰發生後前線受傷的士兵，都運到漢口的野戰醫院療治，二十七年三月，康復的士兵，組成榮譽第一團重上前線，在漢口江漢關碼頭登船，各界派代表歡送，我校也派了三、四十學生為代表。從我校到碼頭走捷徑需通過法租界，不然則需繞道。我們組隊手執旗幟並高唱救國歌曲，到達法租界口，為站崗的巡捕印度阿三所阻，經過交涉，同意我們不列隊、不唱歌、化整為零地通過。但我們一過其崗位，同學們再度整隊唱歌而行，印度阿三見狀高聲吹哨，喚來各路口的阿三將我們團團圍住，要我們派代表到巡捕房向他們的長官說明就可無事。為了不影響歡送，我與程祖蔭同學自告奮勇充當代表隨阿三去巡捕房，而讓其他的人繼續前往碼頭。誰知我們兩人被騙了，到了巡捕房即把我們關入牢房，無人審問。在裡面蹲了好幾個鐘頭，飢寒交迫。晚上吃飯的時間我未放學回家，父親感到奇怪，到處打聽才知道我在法國巡捕房，就來交了五塊錢把我領回家。隨後，程祖蔭的父親也來交罰款把他領回。其實這種租界的治外法權，根本無法可言，僅是一個斂財機構，只要不涉及法國居民，任何偷、搶、打架滋事，都以罰款了事。此次被罰五元，我心有未甘，耿耿於懷，八十二年我應邀至法蘭西學院講演，我故意的多停留五天，到他們的國家圖書館看伯希和所獲得的敦煌卷子，算是把損失撈回來了。

六月，初中畢業，這時武漢已面臨戰事緊張之中，有錢的人已紛紛作逃難之計，所有的學校都已關門，沒有招生的。僅有兩處招收青年，一處是陝西延安中共的抗日大學，一處是山西太原的救國大學，以免學費並供給衣物為號召，何去何從，父親也失去主意。日軍來了，他兩老並不怕，可以暫時到大姐處或法租界二姐家暫避。擔心的我，怕被日軍拉去當兵充當砲灰。父親找大姐夫來商量，大姐夫名劉天雄，留學日本，他父親劉佐龍是民初的湖北軍閥，北伐時解甲歸隱。大姐夫建議我去太原的救國大學，他與閻錫

山有舊，可以寫封信托他照應，父親也同意了，著手準備。不幾天傳出了消息，教育部長陳立夫倡議建設聯合中學。陳立夫一生的行事，禍國殃民的多，獨此倡建聯中，還值得人欽佩，挽救了不少青年免誤入歧途。我同班同學曾慶冠就是此時到延安的，後來他改名曾卓，不知怎樣混入中大的，在學校中他常來找我想敘舊，我都敬鬼神而遠之。卅三年中大的學潮，就是他暗中策劃的，但苦於找不到證據。大陸變色後，他衣錦榮歸搞文運勞運，權傾一時，但幾年後卻銷聲匿跡了，我曾託朋友打聽，說他被鬥爭下台，幸能保全首領，在一小單位任主管，但已無權無勢了。聯中的創辦，挽救了不少青年，否則三反、五反、文革要添多少冤魂，太原完人也不止五百也。湖北聯中把武昌的中學併為第六中學，設在建始縣，漢口的中學併為第七中學，設在恩施，其餘的聯中我就不清楚了。

不久，恩施中學招考一年級新生，我與擬就讀的同學前往報名，都被錄取了。乃拜別父母，一同乘江輪到宜昌學校設的辦事處報到，由宜昌到恩施有兩條路，一是乘船上行到巴東，再乘公車到恩施；一是由宜昌對岸步行，雖稍辛苦，但省錢。我們有七位同學決定步行。此條路是青石版官道，雖中間偶需翻山越嶺，也並不難走。路上時有棒老二（即打劫的土匪）出沒，我們七人年輕力壯，各持竹棍防身，即使遇上，也可以抵擋，一路上隨時可見有新的黃土堆，行李挑夫說是多少天前被棒老二打死的商人，聽得人毛骨悚然。步行六、七天到達恩施，一路平安無事。抵恩施之後，才知道這時候，省府運送檔案，公文與省銀行的金櫃、鈔票，沿途派的便衣警衛暗中保護的很多，才得以平安無事。到達恩施以後，先暫住恩施中學，等各路學生全部到達後再分派學生。

五、恩高三年

恩施聯中的學校分在三處，高中部男生在距城十五華里的金字壩，因地形好像一「金」字，故名。初中部男生在龍潭，距城三十華里。女生則高、初中在一起，在距城六十華里的屯堡，雖



遠但有公路可通，恐怕有些高官的女兒在那裡唸書可以方便去探望她們。屯堡我未去過，因為沒有女朋友在那裡，我想那裡絕不像金字壩的荒野散處，遍地墳墓；一定是一個較大的市鎮，商店雲集。

金字壩的校舍分布面積很廣，恐怕當地的大宅院都被學校租下了。高中部有三座大宅，每一年級一座，另有校本部充校長及職員辦公及開會與醫務室等等，另有幾處教職員的宿舍，後來省府設的農學院也在此區內。各處房舍距離並不太遠，都在目力範圍以內，不會超過一里。我讀的這一部背山面田，為L形，學生宿舍每八人一間，大概是牛欄豬圈改建成的，內置兩層雙人床兩座，剩餘的空間就不大了，寫功課需到教室裡去。我同宿舍的八人，多半是漢口一中的老同學，可以說同甘共苦，疾病相扶，情同兄弟。學校的伙食很差，吃的是七分包穀三分米的所謂八寶飯，菜僅有一碗炒黃豆，而且千年不變，最缺的是油水，補充的就得靠自己了。每個人大都備有一罐加辣椒的豬油，和在飯內食用補充脂肪，晚餐則私留一點飯備晚上宵夜之用。煮宵夜要炭要菜，炭很簡單，到大廚房取些木柴燒後的火炭，這種很容易引燃；菜也簡單，到民家偷，同學分工合作，採聲東擊西的戰術，派兩人先去引狗，另方面則偷拔白菜或蘿蔔。每一宿舍必備有一炭爐，一大瓦罐，晚上在宿舍內煮食，炭爐瓦罐畢業後就傳代給後來的同學。我們雖偷青菜、蘿蔔，但盜亦有道，決不再偷第二次，而改偷其他的民家。恩施沒有電燈，照明用桐油燈，有錢的學生則點蠟燭。寢室小，本不便作功課，學校規定晚九時就寢，屆時有教官巡查宿舍不能有亮光。我們作功課都利用清晨，大概五時左右，有一位同學醒來即呼喚全體起床，漱洗後持燈到教室，清晨頭腦清新，讀書比較有效率，天亮後或出校外或田間，或山腰，大聲朗讀背誦英文、國文。教我們理化及數學兩位青年老師，據說是清華大學畢業，教得非常好，我的理化、代數、三角、幾何進步得很快，本可唸甲組，但我興趣在學政治或歷史，二年級分班，我仍選擇乙組，這

是我後來能獲得保送的原因之一。

學校沒有運動場，也沒有運動設施，只有在教室前面有一片晒穀坪，學校豎立了兩個籃球架，充作籃球場，作為晨操及上體育課之用，但仍嫌狹小，不合標準。恩施三年我最喜歡的運動就是打籃球，學校的設備既不合標準，到了暑假，約同幾位同學到縣城體育場打籃球。由學校到縣城的十五華里，中間須經過一小山坡及一條河流，行走約一小時餘。早晨早飯後進城，玩到要吃午飯時趕回校，午飯後又趕進城，來回三十里兩、三個小時，不過是喫一頓包穀黃豆飯而已，因為身上沒錢不能上館子，玩到夕陽西下，又趕回校吃晚餐。這段時期，我籃球球藝進步也很快，投籃相當準，當地的日報譽我為神射手。恩施的球隊有四支——當地居民組成的一隊，又有空軍及陸軍各組成的一隊，再加上恩高的球隊，經常舉行循環賽，在二十九年的一次循環賽，我校隊獲得冠軍，體育老師為了慶祝，賽後代表學校帶我們到一家飯館晚餐以示慰勞。我們一行十一人，進入一家飯館稍事休息後開始點菜，學校經費不多，我們點得很省，開始叫五元的合菜，老板說你們這麼多人，五元合菜怎麼夠呢？我們說不夠再加，你放心。老板走後大家商議，決心整他，菜上了，白米飯也拿來，大家狼吞虎嚥，不一會一桶飯頃刻光光，吃慣了包穀飯，白米飯不用菜也可以吃兩、三碗，吃光後再叫老板來加兩元錢的菜，再要他拿飯來，隔了一會，飯菜上桌，很快的又席捲一空。再喚老板來再加一塊錢的菜，並再拿些飯來，再過一會老板哭喪著臉，說：「先生，對不起剛才的半桶飯還是向隔壁飯館借的，若再煮需要很長時間，恐怕你們等不及，可否烙點餅代飯。」我們說：「好！好！」其實大家的肚皮都撐脹了，吃得多的有十碗飯，我算吃得比較少的，也有六碗。當時吃飯論客，每客兩毛錢，吃完老師算帳會鈔後，大家踏著月色，一路唱著歌回到了學校。下次進城時，看到所有的飯舖掛牌，飯論碗計價，每碗一毛錢，再也沒有論客的了。我戲稱我們這一群是改變歷史的人。



民國卅年，政府推行身分證政策，通令各省執行。春天，縣長劉先雲（來臺，曾任教育廳長）來我校拜訪李校長，隨後召集我們畢業班的同學談話，首先說明身分證的重要性，他要求我們同學協助。縣境地方遼闊，且多山區，縣廳工作人員太少，所以要求同學協助。我們兩人一組，拿著縣府交給我們的戶口底冊，每天翻山越嶺到各民家訪問查詢，才發現底冊不知哪一年登記的，有的人早已過世，有的人後來出生，在冊子上根本沒有登記，我想到史書上所記載的人口數，必定是不可靠的。跑了五、六天才忙完，在訪問時碰到了吃飯時間，民家必招待用餐，雖然是包穀飯，但比學校的香甜多了，他們是當年的新鮮包穀磨成的，而學校吃的則是放了三年的陳糧，再配上煙燻臘，無異是讓我們打了幾頓牙祭。

六月，高中畢業，省主席陳誠將軍實行計畫教育舉行了首次畢業會考，從各地聯中選出了名列前茅的一共五、六十人，集中恩施上四週的功課，再舉行一次考試，定出名次。甲乙組各選出前十名，保送各國立大學，我就是這次幸運地考列乙組首名，獲保送中央大學，其餘的依次保送武大、浙大、西北、川大、國立女師……。省府又在恩施設立了農業院、教育學院，未保送的以及所有高中畢業生統統分到這兩所學院就讀，為湖北省培育未來建設的人才。九月間，陳主席在他的龍洞官邸，召集保送國大的二十名同學訓話，要我們學成回省服務，最後他指示旁坐的教育廳長張伯謹說，重慶及大後方是首善之地，不像我們在抗戰前線，穿麻布制服無所謂，到了重慶就顯寒酸了，叫張廳長為我們裁製兩套充嗶嘰的中山服。辭出後，教育廳即刻召裁縫為我們量製，但只有各一套，不知是否經費不夠？或被A掉了一套？我們再沒有面見主席的機會，只有隱忍了。張廳長也到了臺灣，做什麼事我都忘了，只是在臺北每年舉行的湖北聯中同學會，他多半來參加，我與他在臺灣也見過了幾次面。

九月下旬，教育廳派一位臺姓的督學帶領我們這二十位到重慶，他到教育部辦妥保送的手續後就返回恩施了，同學們就各自去他們保送的

學校，留下的只有我與甲組的汪驥兩人。這年夏天，重慶曾遭受一次日機的大轟炸，損失慘重，據說死傷的人在一萬以上，但不是炸死的，而是在防空洞內窒息死的，原因在洞門設計錯誤，重慶市長吳國楨因而去職。中大沙坪壩的校舍在空襲中也有些損毀，所以這年開學延到十月。學校既不能去報到，就暫住在已在重慶就業的同學處，無事每天逛街熟悉環境，有時也過嘉陵江到江北遊覽。江北有一所古廟，佛龕中供奉了一尊坐化的得道高僧，滿面呈黑色，這種坐化的高僧只有在古書中講到過，不意竟有幸目睹，可惜櫺窗外沒有說明片，不知是什麼時代坐化的。在重慶、江北玩了上十天，學校開學了，趕到學校報到，經過口試後就正式入學了。

編按：

昌彼得先生，湖北省孝感縣人，民國十年出生。先生本名瑞卿，因幼時受洗，教名彼得，遂沿用未改。先生自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系畢業後，即應聘至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服務；民國三十八年中央圖書館之善本文物運送臺灣，先生為押運人員之一。自民國四十三年起，擔任特藏組主任；民國五十九年，轉任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處長；民國七十三年，升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。

先生在中央圖書館服務，前後約二十五年，與本館的淵源可說極深。本文是先生大病初癒後自撰的回憶錄，惠承先生應允，交本館館訊發表。又本文部分文字已先在《書目季刊》發布，承《書目季刊》主編陳仕華教授同意轉載，謹此致謝！